

應放在前面，還是某人說的話應放在前面，這件事和文句內容的緩急大有關係，這是要請大家注意的。」

【讀後作業】

- (1) 找尋別的書裏緩寫法文句和急寫法文句的例子。
- (2) 自己想一件性質緊急的事情，先用緩寫法寫，再用急寫法寫，寫了以後互相比較。

五 疖積糖

——單詞的理解和應用

「聽說今天晚上，讀寫研究會又要開會了。」

「怎麼，今天晚上又要開會？會章上不是規定着每半月開大會一次麼？那末這一個月豈不是開三次了？」

「不錯，可是我剛纔看到的佈告是這麼說的，今天晚上是例外的會，由梁先生召集，他要對我們演說呢！」

「呵呵！原來是梁先生演說，那末今晚非到會不可！」

「是呀，我今晚本來想跟爸爸去看戲，現在我也決定不去看戲了呢。」

晚上，會場靜悄悄地坐着四五十人。

呀的一聲，會場的右首角門開了，笑容滿面的梁先生立刻就現在大家的眼前，大家站起來向梁先生致敬。

「請坐，」梁先生說：「我今晚請大家來，要請大家喫一塊糖，當做這學期給你們的第二件贈品。」

大家瞪住了兩只眼睛，喉嚨裏忍不住嚥了一口水。

「請大家不要誤會，」梁先生又接着說下去：「說是梁先生慣會哄人，我真的要請大家喫糖——這塊糖叫做疳積糖。」

「我想你們一定有許多人喫過這種疳積糖。疳積糖的滋味不是很甜麼？但是疳積糖的好處，還不僅是甜，牠還有一個大功用，這功用就是能治小孩子底病。

「小孩子最歡喜喫閒食，閒食多喫了，就難爲肚子；胖胖的，硬硬的，像一個大西瓜。這樣的肚子，當然是出了毛病啦！這個毛病就叫疳積病。有疳積病的小孩子，都是面黃肌瘦，愛哭，不討人歡喜。會醫治這個病，就要喫疳積糖。」

「諸位小朋友也許會說，梁先生要給我們喫疳積糖，難道我們個個都生了疳積病嗎？不，你們底肚子裏是不是個個都生疳積病，我不知道，這件事我們改日請校醫周先生來檢查。我現在要說的，是你們有幾個人的腦筋裏都生了疳積病。」

「自從你們組織了讀寫研究會以後，你們對於看書這件事真是起勁，但是你們有幾個人太性急了，把書像閒食那樣的拚命亂喫，不管文章裏底詞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就囫圇吞下，以致吞進了沒有消化，生了疳積病。」

「他們生疳積病我怎樣知道的呢？你們不是要奇怪嗎？告訴你們：我是從他們最近所寫的文章裏看出來的。」

梁先生說着，從剛纔拿來的一疊作文簿裏抽出一本，提高了嗓子讀着。

「這天竹賢到我家裏來旅途，對於久別的老朋友，相見時大家都無限的感激，這怨恨牽了於韶華的快走了。我們的不知不覺究竟過了數多年了，這多年中，彼此都被他太惡的危機，社會的生命，付盡了前程，頭上都受了雪白地鬢毛生滿了。」

梁先生把這節文章讀得很慢，讀了一遍，還恐怕我們聽不懂，又把牠很快的抄在黑板上。

「這一節文章，大家看得懂嗎？牠的意思，據我推測起來，大概是說二個朋友久別重逢，彼此從談話中說起各人別後在社會上奮鬥的經過。但這些意思，原來很可以用明白的文句寫出來的；這位小朋友因為要『掉文』而所掉的文，卻都是在腦裏沒有消化過的東西，結果弄得讀這篇文章的人，莫名其妙的。」

「當然囉，這位小朋友是生了疴積病了。我看了他這篇文章，就可以決定他讀書一定很起勁，否則他是不會掉那些莫名其妙的文句的。可惜他讀書的時候太不仔細咀嚼每個詞的意思，生吞活剝的裝了一腦袋，到了寫文章的時候，就又把牠搬到自己文章上。」

「在他筆下所運用的詞，都是連他自己也不明瞭的，或者甚至於說他完全不懂，也無不可。既然是連自己也不懂的詞，怎麼可以隨便拿來應用呢？若說這樣做出來的文章就是好文章，那末做文章真是太容易的事了！」

七八十雙的眼睛瞅着梁先生的面孔，大家似乎覺得梁先生有些生氣的樣子，忽然梁先生笑了一笑，接下去向大家說：

「在這位小朋友的文章上，滿紙都是不消化的詞的堆積，看了的確使我生氣；但是過後我卻不生氣了，因為我去看看另外幾個小朋友的文章，也都和他一樣；不用說，這疳積病是你們普遍的病症，我那裏可以獨怪他一個人呢？我現在非但不怪他，並且對於他們讀書的努力，也着實佩服；現在他們的病，不過是一時的現象，假使經過我一次提醒和指導，預料一定會像喫了一塊疳積糖一般，可以立刻痊愈的。並且你們中間雖然也有不患這種病的，但也有患這種病的可能。因此我要請大家都喫這塊疳積糖。

「這塊疳積糖，就是這樣幾句話：『作。文。時。所。用。的。詞，必。須。要。自。己。澈。底。了。解，如。果。自。己。不。了。解，寧。可。不。用。』這。句。話，你。們。聽。到。了。嗎？」

「聽到了！」全場的會員回答着。

「好，」梁先生點點頭，又說下去：「現在我們再回過來看剛纔那位小朋友的一節

文章。在他這一節文章裏，他用了『旅途』『感激』『危機』『生命』『前程』『牽』『數』『付』『受』等等的詞，而這許多的詞他自己因為沒有懂得，所以用得極不適當。此外雪白的鬢毛一句太不近人情；『韶華』可以改光陰，也是不必要的做作；而『這怨恨牽了於韶華的快走了』這句話根本是不通。你們想，我們平時在說話的時候，會說出這樣句子來的嗎！其實說話的時候顛顛倒倒的說還不要緊，因為別人可以當面問他一個明白；惟有的作文卻更須比說話小心，因為在別人看不懂他的文章時，要想問他，他也許不在要問的人的身邊啊！

【讀後作業】

回答下列的問題：

(1) 爲什麼書上讀過的詞，自己沒有澈底明白，在作文的時候不能用？

(2) 既然自己沒有澈底明瞭的詞不能用在自己的文章裏，我們是否就永遠不用牠？還是應該設法澈底明

瞭牠，用牠？（說出你的理由）

- (3) 我們不明瞭的詞，是否就是自己腦裏根本沒有這個詞所具有的意涵？
- (4) 說出文章和說話在性質上的異同。

六一 再看再看和一比再比

——續單詞的理解和應用

讀寫研究會的會務，由於各會員的努力，梁先生的隨時指導，近來有了更驚人的發展。會員的數目，也已從四五十人突增至七八十人，差不多五、六兩年級的同学，全體都成了讀寫研究會的會員。

本來，讀寫研究會的組織是很簡單的，現在會員數這樣增多，使原有少數的負責人（覺明和學文等）感到：如果不把這個組織擴大一下，恐怕會務的發展將與實際的成績不能並進，因此，覺明他們便決意召集了一個臨時大會，來解決這個問題。

臨時大會開會的結果，讀寫研究會就正式宣布擴大了組織。在大會裏，全體投票選出了五個執行委員：周學文、朱覺明、六年級的女生林文英和五年級的徐寬、錢文華。又通過了新訂的會章，規定除每半月開例會一次外，每二月出會刊一期，以便各會員用文字

發表研究的心得。此外又規定各會員每星期須填寫讀寫研究報告表一張，交給執行委員，由執行委員匯集送交梁先生和五年級的主任胡先生批閱。

這幾個執行委員，辦事真是熱心！他們第一件努力進行的事，就是籌備出版第一期的會刊。五個人分工合作，有的徵稿，有的集稿請梁胡二先生改稿，有的把稿騰寫在蠟紙上，有的油印，有的摺釘成冊，不到一星期，便把第一期會刊出版了。

這一期會刊除了一篇短短的發刊詞外，第二篇就是覺明的一段日記，上面寫着：

自從那天晚上梁先生給我們喫了疳積糖之後，我就覺得讀書和作文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可是，正因為牠的不容易，我卻對牠發生了更大的興趣。

梁先生的談話，引起我一種新的感觸：這感觸就是讀書要想能體會牠的真正意義，作文要想能表達真正的思想和感情，對於「詞」的性質，非透底明瞭不可。

我平時對於每個詞只求明白就算了，牠的性質，談不到有透底的明瞭。今天想想，覺

得這件事非常要緊。假使不能把牠們透底明瞭，那末寫出來的文章就決不會好，豈不又要喫梁先生的疍積糖？

現在不妨把我認識的詞，舉幾個出來，並附舉幾個相似的詞，來作一個比較，看我對於牠們了解的程度，究竟有多少：

用途——和「用處」的意思差不多，與「用法」便不同了。「用途」是說某種東西。在哪方面用得着，「用法」是說某種東西的使用方法。例如毛筆的「用途」有寫字描圖等等，牠的「用法」是右手手指分別夾住筆桿，運用手腕的力使筆尖在紙上移動。

現象——是說表現在外部的樣子，與「景象」不同。「現象」是動的，「景象」是靜的；與「氣象」也不同，「氣象」似乎比現象更含有動的意味。

實驗——是說實地試驗。與「實施」與「實行」不同，與「測驗」與「試驗」也不同。「實施」與「實行」是說一件事或一種計劃的進行，沒有「驗」字的意義。「測驗」與「試驗」是說對於一件事的推測和嘗試，「實」字的意義不很濃重。

檢查——是對於某事物的檢點調查，比單說「調查」切實。與「檢舉」不同，「檢舉」是指檢點而後選出，檢查並不選出什麼。

要想把一個詞的性質透底明白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「詞」像「人」一樣，我們認識牠，猶之乎和別人做朋友，必須了解朋友的性情，這件事是多麼難呵！但是仔細想來，卻又不難。我們在一朝一夕之中要明瞭牠，固然不容易，但是日子久，接觸一多，自然能逐漸明白。譬如交朋友，和這位朋友相處久了，難道還會不知道他的性情和脾氣嗎？

可是，這樣說又似乎太容易了。假使對於一個詞，在每次讀到牠用到牠的時候，都不加思索，不加體會，不加推敲，讓牠過去，那末這個詞的性質，恐怕一輩子也不會明瞭的。我們每次和牠接觸的時候，必須一看再看，又必須把牠與別的相似的詞一比再比，然後對於牠的了解，方纔能夠深入。

所謂一看再看，包括「體會」「思索」和「推敲」三項，這三項工夫，都着重在詞的內容、意義上。至於詞的外形，詞的寫法，固然應該注意，但在這裏可以不必說起。

譬如我於「黃昏」這一個詞，我起初在字典上查到的解釋，大概只是說「日落的時候，」這個解釋，固然不能算錯，但是到現在為止，我對於這個詞的印象，卻並不這樣簡單。當我一看到這個詞的時候，立刻會聯想到映在窗外的燈光，和映在燈光裏人體的黑影，似乎這些黑影是一個家族，他們在燈光下有的做着女紅，有的溫習功課，有的在圍爐談笑，說不定還有一個最小的弟弟伏在他媽媽的膝上磕睡着呢！這種印象，我也不知道是從那裏得來的，大概說來，總不外「體會」和「推敲」吧。自然我不敢因此就說對於「黃昏」一詞有深入的了解，但是我自信比以前是了解得深入些了。

不過有許多詞，單就牠的本身去體會、思索、推敲，還是不能深入了解的。要深入了解，就必須像前面所說那樣，把牠與別的相似的詞一比再比，比較這一個詞與別一個詞在意義上有什麼出入。這樣的例子，我在上面已經說過，這裏不必再舉。有人主張這種工夫是不必要的，但是我卻以為非常要緊；因為不把詞底意義透底明白，無論在閱讀上，寫作上，都很不利；在閱讀的時候不能真切的體會到文章的意義，在寫作上，尤容易發生許多

錯誤。例如：

「爸爸！請你放心，你兒子這一生沒報答了你養育之恩，現在所能安慰你的，惟有盡力來維持家事！」

如果把上句中的詞換上幾個相似的詞，成爲左面的樣子：

「爸爸！請你放心，你兒子這一生沒報告了你養育之恩，現在所能快慰你的，惟有盡力來把持家事！」

於是，又要喫疍積糖了。後一句的話與前一句也無非只差幾個詞，而且相差也似乎極微，可是糟就糟在這相差極微的地方。因爲「報告」之與「報答」，「安慰」之與「快慰」，「維持」之與「把持」，意義固然相差很遠，用法也截然不同。「報答」對「恩惠」而說，爸爸的「恩惠」卻不需要兒子向他「報告」，「報答」着重在行動上，而「報告」只是口頭上的，「報答」是激發的行爲，「報告」是自發的行爲。至於「安慰」尤不許「快慰」來代替，「快慰你」這是什麼話？因爲「快慰」是自己心裏發生的感覺，而「安

「慰」是別人的企圖。說到「維持」與「把持」更是不同，因為「維持」是好意的，「把持」是有野心的，「維持」的出發點是責任心，而「把持」的動機是慾望。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，這句話真不錯呵！

【讀後作業】

下列各句的——處，從句末的括弧內選一個適當的詞填進去：

(1) 你說現在——底各處都瀰漫了火藥氣息，是什麼意思？(世間)(世界)

(2) 一個使人——的春天。(快慰)(快感)(快樂)

(3) 圖書館應該——在交通便利的地方。(建築)(建設)

(4) 這件事我並不——這樣辦。(主張)(主義)(主意)

(5) 他底衣服雖然是破的，可是很——。(清楚)(清潔)

(6) 你聽她底歌聲多——啊！(美妙)(美麗)

(7) 他平時的成績並不好，這一次得了第一，實在是——的。(幸福)(幸運)(微倖)

(8) 嚙喫東西的人——是害胃腸病的。(大概)(大都)

- (9) 富於——的人，到了失望的時候，一定十分悲傷。(熱心)(熱烈)(熱情)
- (10) 他常常想出各種——去害別人。(計策)(計劃)

七 矛盾和隔膜

——再續單詞的理解和應用

在第一期的讀寫研究會會刊上，接着覺明的一頁日記而登載的，是一段對話。這一段對話的來歷是這樣的：

那一天，覺明的日記簿放在書桌上，被學文看見了。學文讀了那一段「一看再看和一比再比」的文章，覺得很有道理，就呆呆的想了一會兒，去找覺明。

他在運動場的一隅找到了覺明，覺明這時候正坐在大樹下看小說，看見學文來了，兩個人就互打了招呼，談了起來。

當他們兩個笑着互相招呼的時候，卻被操場另一隅的徐寬看到了；他當初以為他們兩個談的是秘密話，就悄悄的躡腳過去，隱身在大樹背後，偷聽着。誰知學文和覺明談的，是關於讀寫方面的事。這時候，他真佩服學文和覺明的研究精神，就改變了自己底態

度，從袋裏摸出一本筆記簿，一面聽他們的談話，一面就記了下來。後來學文向他去徵稿，他就把那篇談話交給學文，倒使學文喫了一驚。從此以後，徐寬就得了一個福爾摩斯的綽號。那篇談話是這麼刊載着：

學文：昨天在你的日記裏不是寫着一篇對於詞的見解嗎？

覺明：是呀，你看了我的日記，有什麼意見？

學文：你的意見我很佩服，一看再看，一比再比，對於詞的認識，除了用這樣的方法，恐怕再沒有別的好方法了。

覺明：你說得太客氣哩！我想我這個方法，雖然是從實際上體會得來，但不見得就是最好的方法吧！

學文：也許還有別的好方法，但我可不知道——不過，我看了你的日記之後，心裏卻另有一點意思，現在可以把我的意思和你討論一下嗎？

覺明：好極了，你有什麼好主張，請你就說出來吧。

學文：說是當然會說出來的，可是，唔，我現在可不是和你開玩笑，請你不要誤會。

覺明：我知道你平時雖然愛說笑話，但遇到正經的事，你底態度就會改成正經的。

學文：那麼，得啦！——我底意思，以為在寫作的時候除了明白詞的意義之外，還要注意

到一件事。

覺明：唔，還要注意到一件事！什麼事呢？

學文：就是注意在一句底文章裏面，不要用兩個性質互相矛盾的詞。

覺明：這樣的事，不是不會有的嗎？

學文：不會有？我剛才還讀到一句呢，叫做「一面做事，一面休息。」

覺明：哈哈！你又說笑話了！不過這樣的文句的確有誤寫的可能。

學文：我那裏是說笑話。這種矛盾的句子的確隨處可以遇到；就是我們自己在寫作的

時候，一不留心，也會犯同樣的毛病。

覺明：你的話確是實在情形。像「一面做事，一面休息」這樣矛盾的句子，是由於牠的

本身好笑。現在我也想到了些矛盾的句子，譬如說：「洶湧的波濤裏帆船很快的向前行駛着，」仔細想來不是也矛盾得好笑嗎？

學文：

是呀，還有哩！什麼「皎潔的明月襯着璀璨的星光，」什麼「在黑暗中看見了一塊石頭，」不都是矛盾的文句嗎？

覺明：

假使我們把牠們分起類來，那麼像「一面做事，一面休息」可以說是時間的矛盾，「洶湧的波濤裏帆船很快的向前行駛着」是空間的矛盾，「皎潔的明月襯着璀璨的星光」和「在黑暗中看見了一塊石頭」是自然現象的矛盾，同時也可說是空間的矛盾。其他矛盾的文句，不知道還有多少哩！

學文：

不過，有一種文句，看去好像是矛盾的，實際另有牠的作用，我們卻不能把牠一概看待的。例如「高高的矮凳」與「長長的短袴」之類，因為前者是極寫矮凳的高，後者是極寫短袴的長，都是不能算矛盾的。

覺明：

是的，這句話也有理。我們不妨把這一類的句子當作例外。因為如「淒涼的微笑」

學文：「不禁又悲又喜」都另有牠的作用，自有存在的價值，我們不能混在一起說的。而且我還想到一點，就是在一句文句裏，只要在寫作時稍稍留心，矛盾倒還容易

避免；有時候在一節文章裏，不知不覺的前後起了矛盾，這纔不易發覺呢。

覺明：在一節裏，怎麼也會有矛盾呢？——

學文：怎麼沒有？在一節裏前面的意義在說春天，後面的意思卻在說秋天，不就是起了矛盾嗎？這樣的例記着麻煩，所以我一時舉不出來。

覺明：是的，你的話不錯。這樣的矛盾的確也有，既然牠不易發覺，我們在寫作的時候不是更要留心嗎？

學文：不但是一節裏面有矛盾，一段一整篇的文章前後起矛盾的，恐怕也不會沒有吧。

覺明：唔，那也是可能的，譬如說題目是少年時代，開頭寫的固然是關於少年時代的話，但是寫了一會，筆頭一滑，寫到老年時代上去了，這樣一來，不是就起了矛盾嗎？

學文：哈哈，那麼豈止是文章本身會起矛盾，就是題目也會發生矛盾哩。

覺明：題目本身的矛盾，不就是文句的矛盾嗎？

學文：不，我現在纔要說個笑話給你聽：我說的題目本身的矛盾，和你的意思略有差異，

我要說的是題外的話。我曾經在一本雜誌上看到過，說是有位教師，叫小學三年生作文，他出了一個題目，叫做「我的兒童時代的回憶。」你想，這不是題目本身的矛盾嗎？

覺明：哈哈，要這樣年幼的人回憶兒童時代，這纔好笑啊！

學文：在文章裏寫了矛盾的文句，一整篇的文章都糟了。

覺明：是的，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，的確要十分留意矛盾的。不過除了矛盾的文句，我現在卻想到另一種文句，雖然在意義上並不矛盾，但是也同樣的要不得。

學文：這是那一類的文句呢？

覺明：譬如說：「寂寞的快樂，」寂。寞。和。快。樂。雖。然。並。不。矛。盾，但。把。牠。們。連。在。一。起，完。全。是。牛。頭。不。對。馬。嘴，快。樂。有。什。麼。寂。寞。不。寂。寞。呢？

學文：

你這個例舉得的確有趣，我也想到一句類似的句子，叫做什麼「無聊的悲傷，」
是最近在一篇文章裏讀到的。牠的性質不是和你說的那句很相近嗎？

覺明：

對呀，這一類文句，你說牠矛盾，牠卻並不矛盾，你說牠對，卻又令人摸不着頭緒，我們可以叫牠做「隔膜的文句」；因為在這樣的文句裏，前語後語的意義是隔膜的，不是嗎？

學文：

不錯，說牠是「隔膜的文句」，真是再確切也沒有了。

覺明：

我想：不論是矛盾的文句也好，隔膜的文句也好，牠們之所以會造成這樣莫明其妙的文句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不懂詞的意義，因為不懂詞的意義，而又隨便胡亂湊在一起，於是纔鬧出這個笑話來了。

【讀後作業】

重讀疍積糖一節，把梁先生的談話和本節的談話互相印證。

八 大腦便便

——語彙的吸收

下面是讀寫研究會刊載的第三篇文章，是學文日記的一段：

今天和覺明的談話，覺得很有興趣。對呀，一個文句裏用了互相矛盾的兩個詞，固然要不得；就是用了兩個互相隔膜的詞，也就不能表現文句的意義，我們在作文的時候，這兩點確是最該注意的！

但是這二個毛病要避免卻也不容易。譬如我要寫一句文句，想說明某人的談話是很滑稽的，但是他說底話又並不下流，如果我寫出來是這樣的一句：

「他說的話正經而滑稽。」

這樣，一定會弄得看的人莫明其妙吧？既然正經，就不能滑稽，既然滑稽，就不能正經；

大家總是這樣想，我若把這兩個詞放在一起，就不免犯了矛盾的毛病。其實我心裏要說的，原也並不和所寫的字面一樣，不過我的意思，卻只能用這兩個字來表示，結果纔鬧了笑話。今天下午我把這個文句拿去給梁先生看，並且說明我的意思，梁先生笑着對我說：

「你的意思用這二個詞來表示，果然不很妥當，我想還是改做這樣好：

『他說的話很幽默』或者說『他說的話富有談諧的風趣。』」

我快樂得跳了起來！因為梁先生的改法，和我心裏的意思恰恰相合！

當時我恍然大悟，知道我犯矛盾的毛病，牠的原因是在自己腦裏「詞」的貯藏太貧乏。假如我早知道「幽默」或「談諧的風趣」這些詞，豈不就能自造好的文句嗎？仔細一想，不單是矛盾的文句如此，就是隔膜的文句，牠的原因也在於腦裏「詞」的貯藏太貧乏呀！

我想要避免這二個毛病，唯一的方法，是使自己的腦裏充實起來，平時在讀書的時候，儘量把詞吸收進去，那末，到了作文的時候，就不至於喫苦了。

梁先生說：「我們說商人的肚子很大，是大腹便便，這句話正可以換一個字變成『大
腦便便』來說作文作得好的人。因為他們大腦便便，所以造句用詞不愁貧乏，有什麼意
思，寫什麼詞，從腦裏揀出最適切的詞來寫。從前福羅貝爾對他的學生莫泊桑說：『某種
情景，祇有某個詞是最適切的，你要揀最適切的詞來造你底文句。』那末，假使是一個小
頭小腦的人，平時貯藏的詞非常的少，他那裏能夠辦得到呢？」

梁先生這幾句話，真不錯！我們要作文作得好，非先使自己「大腦便便」不可！

不過，我寫到這裏，又想起梁先生以前給我們喫的疳積糖了。我們要想作文作得好，
非使自己「大腦便便」不可，這句話固然不錯；但當我們在努力充實自己腦袋的時候，
還應該把腦袋裏吸取進去的詞澈底明瞭。要不然，就豈非患了疳積病！

【讀後作業】

- (1) 儘量寫出你所澈底明瞭的關於情感方面的詞，(如「快樂」「悲哀」等)再把這些詞組織成功文句。
- (2) 想想看：你有那些思想、感情不能用你已知的詞來表現的？

九 姐姐的惡作劇

——接尾語的用法比較

過了幾天，又到了讀寫研究會開會的日子。這一次因為會員數目驟然增加，原來六年級教學室的會場不夠容納，改在禮堂裏舉行。

鈴聲響了，七八十個會員爭先恐後的走到禮堂裏去。

「聽說這一次演說的是你？」

「是呀，這是執行委員會決定的呢。我很擔心，因為我底能力實在太小了。」

「不用謙虛，林文英，我知道你一定已有相當的準備。」

「準備是有的，可是祇有一些兒。而且這一些兒的意思，我還沒有想出應該用那幾句適當的話來開端呢。」

林文英進了會場，和剛纔談話的秦蓮香坐在一起。這時候，林文英皺着眉，似乎在想

什麼心事。

許多會員都陸續進來了。主席在講臺上拭淨了黑板，走下來找林文英。

「林文英，你講的是什麼題目？讓我把你底題目先寫到黑板上去，因為有許多人急着要知道呢。」

「我還沒有想定當——」林文英底態度似乎很猶豫；忽然，她底臉上露了笑容：「哦，有了！寫做『姐姐底惡作劇』吧！」

主席已在黑板上寫好了「林文英講：姐姐底惡作劇」幾個字，整個的會場頓時靜了下來。這當兒，梁先生恰好出現在會場的一隅。

主席宣布了演說開始之後，林文英就上了臺。

「今天我底講題是『姐姐的惡作劇』前幾天，我底舊鞋破了，就換上了一雙新鞋子。那裏知道這雙新鞋子做得太小了，穿在腳上，覺得很痛。我底鞋子一向是姐姐做的；姐姐平常對於我鞋子很會穿破這件事，本來很不高興，她常說：『像你這樣的姑娘，應該嫁

給黃包車夫」(全體大笑)可見她對於我底兩隻脚，是怎樣的深惡痛疾了。這一次她故意做了一雙很小的鞋子給我穿，不用說是一種惡作劇。

「想不到姐姐底惡作劇，卻意外的給我一個寫作上的啓發。當時我想：我穿了那雙新鞋子，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，無非是那雙新鞋子的大小和我底脚不合適。從這一點上我不禁聯想到通常在情感激發的文句裏，我們常用一類表示情感激發的詞放在文句底後面，真像我們人穿鞋子一樣，那文句也要穿鞋子的。譬如說：他做的鬼臉真可怕啊，這句話的末後就加了一啊字，這不是文句也穿了鞋子嗎？

「而且，文句的鞋子也不能隨便亂穿，穿了不合適的鞋子，整個文句就要像我底大脚穿小鞋子那樣拐起來的。」林文英一面說，一面走到黑板旁邊去，拿起粉筆寫着：

(1) 他做的鬼臉真可怕(啊!)

(2) 爸爸在發怒了，你快去(呀!)去(呀!)

(3) 原來是你，我起先還以為是他(呢!)

(4) 大家都說是你幹的，你還要賴(嗎！)

(5) 這麼容易的事，不到一小時，早已做完(哩！)

(6) 這樣的事，要這樣做纔好(哪！)

(7) 草也綠(啦！) 花也紅(啦！) 春天已經來(啦！)

「像第一句，」林文英接着說，「他做的鬼臉真可怕(啊！) 我們若把(啊)字的鞋子換了，給了穿上一個(嗎)變成他做的鬼臉真可怕(嗎?) 這還成什麼話?又如第二句：爸爸在發怒了，你快去(呀!) 去(呀!) 把(呀)字換去，換入(哩)字，變成：爸爸在發怒了，你快去(哩!) 去(哩!) 這樣的文句也成什麼話?(聽衆大笑)

「不過這一種錯穿鞋子，固然是很不合適；此外不合適的程度比較差一些的，也有。然而不合適還是不合適。例如第一句(啊)字換去，換入(呢)字，變成：他做的鬼臉真可怕(呢!) 在單獨的一個文句裏，似乎看不出牠的毛病，但在整段的文章裏，這毛病就難以遮掩。譬如林文英說到這裏，拿起粉筆又寫：

正是黃昏的時候，小英走到客廳裏，不提防他底哥哥正做着鬼臉等她來瞧，小英見了，大叫一聲，沒命的逃到房裏去。媽媽問她：「你怎麼這樣大驚小怪的？」小英拍拍自己的胸說：「他做的鬼臉真可怕啊！」

林文英寫完了，又說：「這裏的（啊）字，如果換了（呢）字，說話的人好像並不十分怕那個鬼臉，和整段的文章就不相稱了。

「我的話說到這裏，已經完了。不知道大家的意見如何？」

說到這裏，林文英向大家鞠了一躬，下了臺。臺下一陣拍掌聲。

【讀後作業】

用「呢」「呀」「嗎」「啊」「哩」「哪」「啦」造文句，每一字造一句。

十 哼哈二將

——接頭語的用法比較

禮堂裏坐滿了人，在舉行第五次的讀寫研究會。

這一次演講的，是秦蓮香，她和錢文華、徐寬是同級生。大家底視線都聚集在她一個人身上，見她穿着一套淡藍色的制服，頭髮上戴着一朵白絨花。她的蛋臉兒從天真裏顯出不苟且的神氣，態度也很溫文。只聽得她說：

「諸位大概早已知道哼哈二將是誰吧？可是我，卻還是最近纔知道的。原來我底祖父於上月裏死了，最近我底父親，因為祖母底催迫，到東門永明寺裏去放焰拜懺。父親對於這件事本來不願辦，後來祖母惱了，只得依了她。我呢，也幸虧祖母那一惱，纔有緣到永明寺裏去玩了一次。

「那裏知道我一跨進永明寺底『頭山門』就把我嚇了一大跳，原來山門兩旁，各

站着一尊猙獰可怕的凶神。那兩尊凶神非但形貌可怕，而且大得異乎尋常；我當時幾乎嚇得要喊『救命！』幸得媽媽在身邊，對我說：

「怕什麼！他們是泥塑木雕的菩薩呀！」

「媽媽這句話，真有力量的，她把那兩尊凶神底弱點一語道破，我也就毫不畏懼了。這時候我們已跑了許多路，就在『頭山門』坐了下來休息。

「『媽媽，這兩尊菩薩怎麼塑得這樣怕人？』

「『他們一個叫『哼』，一個叫『哈』，是封神榜上的兩個凶神。』

「於是，媽媽就告訴我哼哈二將底故事。這個故事，想來大家都已知道，我也不再說了。

「現在我要說的，是哼哈二將底名字。諸位想，他們底名字不是很奇特嗎！哼哈這兩個字，本來表示着談話時兩種不同的態度，『哼』字表示一個人着惱的態度，『哈』字表示一個人快樂的態度，卻不料竟做了這兩個凶神的名字！

「上次讀寫研究會開會的時候，是林文英講穿新鞋的事，她說文句是要穿鞋子的；我這一次想來講『哼』『哈』這一類的詞，可說是文句戴帽子了。文句不穿鞋子，文句的本身仍能獨立；同樣，有『哼』『哈』這一類詞的文句，如果除去牠所戴的帽子，文句的本身也可以獨立的。不過戴上了帽子，文句的氣勢格外加強了；好像我們人戴了帽子，神氣更足，是一樣的道理。」

秦蓮香說到這裏，就在黑板上舉了兩個例：

(1) (哼) 不給你一些苦喫，你怎會知道我底厲害！

(2) (哈) 想不到你喊我來是請我喫糖！

「文句的帽子，當然不祇『哼』『哈』兩頂；據我所知道，還有以下各種各式的帽子：」

秦蓮香一面說，一面又在黑板上舉了不少的例：

(3) (哦) 原來如此。

(4) (喂) 怎麼啦？

(5) (哎喲!) 痛死啦!

(6) (噯呀!) 想不到你也來了!

(7) (嘻!) 你看他跌了這麼一交!

(8) (嗯!) 我底命實在太苦了!

「此外，也許還有許多帽子，可是我還不曾見到。這裏，我們應該注意一件事，就是文句的帽子和文句的鞋子一樣，不可隨便亂戴。例如把第二例的帽子『哈』戴到第八例上，變成了『哈! 我的命實在太苦了!』這句話不是太滑稽了嗎?」

熱烈的掌聲把秦蓮香擁下了講臺，同時又送上了梁先生。

「在上次林文英演說之後，我本想把文句的帽子提出來和大家談談。當時我轉念一想：既然已有人研究到文句要穿鞋子，那末文句要戴帽子，一定也會有人注意到的。因此我就把談話的念頭打消了。果然今天秦蓮香就談到這件事，真是使我高興!

「回想你們自組織讀寫研究會以來，到現在已有二個月半的時間。在這一段時間

裏，你們對於文句和詞的研究，的確有了驚人的進步。現在據我底意見，以爲你們今後的
研究，已可以擺脫『文句』和『詞』這二方面，另外再尋新的對象。因爲『讀書』和『作
文』這二件事的範圍，並不僅止於『文句』和『詞』。你們縱然對於『文句』和『詞』
有了深入的研究，若此外一無研究的心得，你們底讀書能力和寫作能力，仍不會有什麼
增加的。這是我貢獻給大家的意見，希望大家都能接受！

【讀後作業】

用「哼」「哈」「哦」「喂」「哎喲」「噯呀」「嘻」「嗯」造文句，每一詞造一句。

十一 開端和結束

——文章的開端和結束之寫法研究

時光真快，眨眨眼，又是半個月過去了。——讀寫研究會不覺已到了第六次集會的時期。

這一次站在講臺上演說的是徐寬，大家聽他說道：

「在上一次的讀寫研究會裏，梁先生曾經對我們說過：我們研究的對象再不要專門抓住了『文句』和『詞』不放手，應該另闢研究的途徑。前幾天執行委員會裏決定推我來演講，真使我急得要命。因為我非但新途徑沒有找到，就連大家已經研究得極有成績的『文句』和『詞』在我也還茫無頭緒。我急得無法可想，只好寫信到縣立初級中學的哥哥處去求救。幸虧我底哥哥，昨天來了回信，告訴了我一個講題，並且指示了幾個研究的問題。昨天晚上，我總算費半夜的工夫，把這個講題裏所包含的問題一一解答

出來了。此刻我所講的，就是昨晚所預備的——」

說到這裏，他用手指着黑板上寫着的「開端和結束」五個字。

「諸位！我們知道一篇文章，必定有一個開端，並且也有一個結束的。這『開端』和『結束』兩件事，實在很值得我們來研究一下。現在，且先來說『開端』」

「關於作文的開端，常有人說是一件極困難的事，並且我還曾聽說有人因為作文開端困難，竟至於不敢動手作文。」

「作文的開端，果真是一件極困難的事嗎？據我仔細思考的結果，以為這句話可以說是對的，也可以說是錯的。怎麼說是錯的呢？因為無論那個題目，若要『隨隨便便』的開端，是極容易的事，譬如題目是『桃花』，若隨便開端，就可以寫成：」

徐寬一面說，一面在黑板上寫。

(1) 桃花是一種植物……

(2) 桃花很好看……

(3) 桃花是在春天裏開的……

(4) 我們校園裏的桃花開了……

「真是信手拈來，毫不費力。但是這一種開端，和從前讀書人的『桃花者，植物之一種也……』等等都同樣的是一種濫調，當然是不足取的。好的開端，決不是這樣隨隨便便的文句。」

「所以說開端困難這句話，如果不是指這一類的濫調，也就不能算是錯的了。」

「本來，文章是思想和情感的表現，要做一篇文章，先要有思想或情感，纔做得成。若讓別人胡亂出了一個題目，要做出一篇好文章，實在比登天還難，想要有一個好的開端，當然也極困難。梁先生平時教我們作文的時候，總要我們自己出題，也許就是要想解決這個困難。因為我們自己出的題，總比別人出的容易下筆。」

「但是自己出題，有時候開端也很不容易。因為上面說過，作文先要有思想或情感，假如我們思想不集中於自己出的題目，或對自己出的題目沒有情感的時候，縱然這個

題是自己出的，也同別人出的一樣。

「思想和情感，每人都有，但每人在特定的時間內未必都有集中的思想和值得發表的情感。這兩樣東西，在我們的心裏時生時滅，捉摸不定；因此文章不能在特定的時間內做，梁先生要我們每星期繳二篇作文，時間不限，也許就是要補救這個缺點。」

「總之，作文要隨自己高興。自己高興作的時候，也就是思想集中，情感激發的時候；這時候拿起筆來，自然『思如潮湧』，『情不自禁』，會寫出好文章來。什麼開端困難不困難，早已成了不成問題的問題。等到寫好一看，一個很好的開端，已在不知不覺中被我們寫出了。反過來說，如果心裏不高興，或者在心煩意亂的時候，要勉強作文，猶如強迫一個笨漢學刺繡，無論如何是不討好的。」

「現在我們且撇開『開端』不談，接着來談『結束』吧：關於一篇文章的『結束』，我從不曾聽到過那一位同學說有什麼困難，好像這是一件極容易的事。誠然，在我們中國決沒有一個人不會結束他所做的任何事務的；即使有不能結束的時候，好在有一句

口頭禪，叫做『不了了之，』就是把事務中斷，也可以當做一種結束。我們中國人只承認開端難，不承認結束難，差不多已成了普遍的見解，因此無論做什麼事，都是有始無終，就算是有始有終，這『終』也終得極勉強，極馬虎，我們作文，也是如此。

「這一點我們必須十分留心。好的文章，牠的結束，決不是勉強的，也決不是馬虎的。請看下面的例：」

徐寬說着，又提起粉筆來寫。

(1) 雞告訴我們天地的覺醒，但牠所告訴的並不一定光明，雞的第一次開聲，是在夜裏最黑暗的時候。

雞是在最黑暗的時候叫的，雞是在最黑暗的時候叫的！

(2) 我在半夜裏醒來了，窗外有蟲聲叫着，低低地顫動地叫着；仔細一聽，原來就是每夜叫的那個蟲。

我不知在甚麼時候哭了，低低地顫動地哭了。忽而知道這哭的不是我，仍是那個

蟲。

「請大家細細的玩味上面二例中結束的文句。牠們的結束多麼有力啊！

「所以我以為大家不應該輕視結束，一篇文章結束得好，不但文章底本身十分完整，而且使人讀了回味無窮，像上面的二個例子，都是最好的結束法。

「文章結束得好，牠的好處還不止這一點。有時候文章底全部並不怎樣出色，可是因為結束有力，全篇的文章都會被結束振作起來的，請看下面的例：」

徐寬說着又寫：

我正坐在樓上讀書，忽然一個蚊子來到我底腳下，被牠一刺，喫了一驚。覺得很難忍，急去拍時，已經飛去了。過了一會，牠仍舊飛近我底身邊來，嗡嗡地叫。我靜靜的等牠回到原處，低頭看去，只見牠伸直了腳，用口管刺進我底皮膚，兩翼向上，好像在那裏用着全副精神似的。我拍死了牠。那手上黏溼了的血液，使我感到一種復仇的愉快。

「上面這個例子，除去結束那句『那手上黏溼了的血液，使我感到一種復仇的愉

快』的話外，差不多全是沉悶的敘述。假使沒有這句結束，這樣的文章，就應該放到字紙簍中去，但是這句結束實在有力，幸虧有這句結束，纔將這篇文章挽回過來，不但挽回過來，並且因為結束得好，似乎這些沉悶的敘述也變成必要的了。

「我記得我以前所作的文章，結束常用『後來怎樣怎樣了』一類的文句，幾乎成了一種公式。現在，我覺得這一類的結束法，應該努力設法避免，另外創造新的結束法。

「所謂新的結束法，就是有『力』的結束法。至於怎樣纔算有『力』，這要看全篇的文章如何來決定，只好由自己臨時斟酌下筆，不能由旁人告訴的。因為旁人若可以告訴，那末告訴的句法早已成了濫調，不堪應用的了。」

徐寬演說完了，有一個身材矮小的會員跳到講臺上去，大家一看，原來是六年級的李若愚。只聽他說：

「今天徐寬君的演說，聽了真使我又感激，又佩服，因為他所說的，正是我平時解決不了的難題。雖然他並沒有具體而微地告訴我作文的開端該怎樣寫，結束該怎樣寫

（因爲這原沒有一定的公式，）但是他已經說出了解決這兩個難題的途徑。尤其是作文的開端，他指出所以發生困難的原因是對於題目沒有思想或感情所致，是很確切的。因爲我過去常犯這樣的毛病：當我在對題目胡思亂想，不得要領的時候，也就是對這篇文章的開端發生困難的時候。要解決這種困難，徐寬君以爲作文要隨自己『高興』這句話也是經驗之談，因爲自己高興的時候，的確常是思想集中，感情激發的時候，雖然有時也有自己高興要作文而發生開端困難的事，但究竟是少有的。但我因此又發生了一個疑問，這疑問就是：既然作文要隨自己『高興』爲什麼我們的老師，有時總要強迫我們在特定的時間裏（上課時）做規定了的題目呢？這樣作文，我想大家決不會都『高興』的，不知道我們的老師究竟有什麼用意？

李若愚說完了，大家都靜默着不作聲。這時候，梁先生走上了講臺。

「今天徐寬講得很不錯。講的題材是新的，所發表的意見也很對：我沒有批評。現在想把李若愚提出的疑問，來對大家解釋一下：強制作文的辦法，的確是不對的，但是做教

師的有時總不免要採用這個辦法，自然有牠底理由。第一，各人隨自己高興而作的文章，因為題目不同，文體各異，要比較各人相互間的好壞，往往很不容易，於是不得不採用強制作文的辦法，使大家都做同樣的題目。第二，隨各人高興作文，往往每個人做慣了一種文體，不願自動換別種文體來練習，結果有的人祇會寫遊記，不會記故事，有的人祇會記故事，卻不會做論文。和果教師不安排了各種文體的題目強制你們逐個練習，你們的作文能力就有各種文體不能平均發展的缺點。第三，教師出的題目，不見得都是束縛你們思想，壓抑你們感情的；不但如此，有時候反能啓發你們底思想，激起你們底感情。譬如說我從未見你們做過一篇『長衣與制服的比較』的論文，我就出了這個題目要你們做，就可使你們從這方面去思想；又如我見你們從不曾做過一篇『母親』的抒情文，我出了這個題目強制你們做，就可使你們激起對於母親的感情。從這些原因說起來，強制作文實在也有牠獨具的優點，我們也不能憑一時的感情去抹煞牠。不過強制作文，教師應該出多數人都可以做的題目，不要鬧出像第一期讀寫研究會會刊上登着的學文和覺